

图书馆经典文库

毛泽东的读书生活

龚育之 逢先知 石仲泉 著



Library Classics





Library Classics

图书馆经典文库

毛泽东的 读书生活

龚育之 逢先知 石仲泉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/ 龚育之, 逢先知, 石仲泉著.
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4.4
(图书馆经典文库)
ISBN 978-7-108-04888-2

I. ①毛… II. ①龚… ②逢… ③石… III. ①毛泽东
(1893~1976) —生平事迹②毛泽东 (1893~1976) —治学精神
IV. ① A7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1542 号

责任编辑 张 荷

装帧设计 蔡立国 薛 宇

责任印制 卢 岳 崔华君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.75

字 数 170 千字

印 数 00,001—10,000 册

定 价 21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-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-84010542)

写在前面

毛泽东并非出生于书香门第，对读书的酷爱，也并非从书斋式的学问研究出发，而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社会理想、人生目标。早年的毛泽东，承继了中国知识分子读书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品德。当他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，便自然而然地将读书运用到救国、治国，治理天下的革命实践当中。读书，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关于毛泽东的读书生活，有很多故事流传。青年时期，为了锻炼毅力，在街头读书，以求闹中取静；战争时期，生活在最艰苦、最紧张的环境中依然没有放弃读书，书籍是他最宝贵的财富，他对书籍爱护有加。因形势所迫，有时不得不放弃所有书籍，每逢此时，他都十分伤心。他的大部分藏书，特别是他有过批注的书，几经辗转，历尽艰辛，最终搬到了北京。

解放后，他将卧床一半的位置留给了书，为的是能够更便利地取书、读书，真正是以书为伴。

毛泽东读书有几个特点，其一是博览群书，其二是有目的有针对性读书。但他并不唯书，他重视书本知识，也重视实际知识；既提倡读有字之书，也提倡读无字之书，历来反对死读书，读死书。

毛泽东读马克思主义著作，因为他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革命真理。他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。解放后，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，毛泽东开始有针对性地阅读经济学著作，尤其是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并在上面加了批语。此外，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、《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》等经济学经典著作，也是当时毛泽东阅读的重要书籍。

毛泽东读书，特别喜欢阅读史书，他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古为今用。在中国史书里面，他最喜欢的是《二十四史》，经常阅读，并作了大量的批注。在明清小说中，他最喜欢《红楼梦》，把《红楼梦》当做历史来读，不但自己反复读，也劝别人反复读。

《毛泽东的读书生活》即是通过朴素的叙述，展

现出毛泽东孜孜不倦的读书侧影。作者之一逢先知，自1950年至1966年，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，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颇为熟悉；另一位作者龚育之，曾多次和毛泽东探讨哲学问题；第三位作者石仲泉所做的研究工作都是与毛泽东有关的。他们将对毛泽东的了解，特别是对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了解真实地记录下来，这是研究毛泽东的第一手资料，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。

我店于1986年9月出版了《毛泽东的读书生活》第一版，由邓小平题写书名；1996年出版了增订版（第二版），以后多次加印，至今仍是读者喜爱的畅销书之一。此次即是在第二版的基础上重新编排出版的。遗憾的是作者之一龚育之先生已于两年前去世。在此我们深深怀念他。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

2009年12月

目录

博览群书的革命家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——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 | 逢先知 | 001 |
| 毛泽东读马列著作 | 逢先知 | 027 |
| 从《实践论》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| 龚育之 | 048 |
| 关于毛泽东读哲学书的几封信 | 龚育之 | 061 |
| 对几本哲学书籍的批注 | 田松年 | 078 |
| 毛泽东与自然科学 | 龚育之 | 093 |
| 毛泽东与逻辑学 | 高路 | 144 |
| 读苏联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》的谈话 | 石仲泉 | 182 |
| 读鲁迅著作 | 徐中远 | 215 |
| 古籍新解，古为今用 | | |
| ——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 | 逢先知 | 234 |
| “红学”一家言 | 龚育之 宋贵仑 | 274 |
| 毛泽东读报章杂志 | 逢先知 | 298 |
| 忆毛泽东学英语 | 林克 | 308 |
| 读有字之书，又读无字之书 | 逢先知 | 327 |

博览群书的革命家

——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

逢先知

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，也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。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，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我从一九五〇年冬到一九六六年夏，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，历时近十七年，直接和间接地了解到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些情况。这些情况，尽管是片断的、零碎的，但是把它们介绍出来，对于了解和学习毛泽东是有价值的，对于今天的两个文明建设也是有意义的。

酷爱读书， 广收博览

毛泽东从幼年起，就勤奋好学，酷爱读书。随着

年龄的增长，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。为了增长知识、开阔眼界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，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。后来，即使在最艰苦、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，他也总是不忘读书。到陕北以后，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，尽一切可能，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。到了延安，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，并有专人替他管理。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，后因日机轰炸，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，保护起来。毛泽东十分爱惜自己的书。有一次，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，他非常生气，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。一九四七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，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，但是他的书，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，大部分，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，经过千辛万苦，辗转千里，以后搬到了北京。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，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。

全国解放后，毛泽东读书的条件好了。在我接管书不久，毛泽东就提出，要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。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，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做到。但是他对书的酷爱，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。当时毛泽东的书

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，经过十几年的建设，在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，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夏，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。这里要特别提到，为建设毛泽东的个人藏书室，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，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。没有他的指导和具体帮助，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困难的。毛泽东的藏书，除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，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，如《永乐大典》（部分，影印本）、《四部备要》、《万有文库》（部分）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，基本上配齐了。就个人藏书来说这不算少了，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。他还经常要我们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。一九五八年夏，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，我们特地给他办了一个。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，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。

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，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，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，从古代的到近代的，从中国的到外国的，包括哲学、经济学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学、历史、地理、自然科学、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。就哲学来说，不

但读基本原理，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，还读逻辑学、美学、宗教哲学等等。这里稍为多介绍一点毛泽东对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阅读情况。他对宗教问题是比较重视的。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如《金刚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、《华严经》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，都读过一些。对于禅宗的学说，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。禅宗不立文字，通俗明快，它的兴起，使佛教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。《六祖坛经》一书，毛泽东要过多次，有时外出还带着，这是一部在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。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，毛泽东几乎都看。基督教的《圣经》，他也读过。毛泽东阅读宗教经典，既作为哲学问题来研究，也当作群众工作问题来看待。他说：“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，研究佛教、伊斯兰教、耶稣教等等的经典。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，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，我们要做群众工作，我们却不懂得宗教，只红不专，是不行的。”^①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，毛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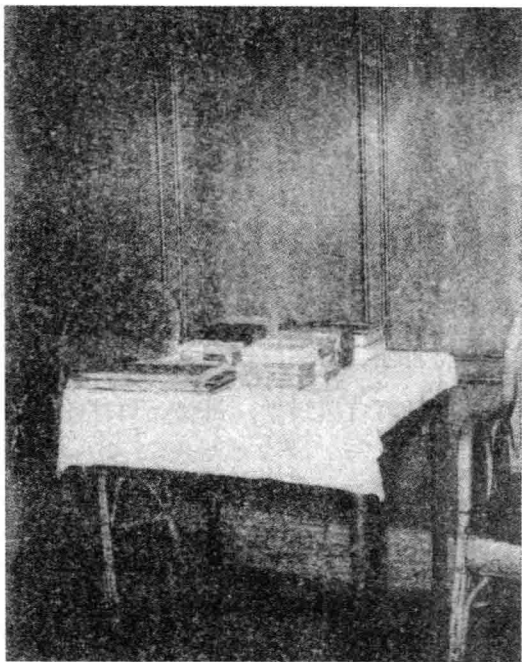
^① 《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》（1961年1月23日）。见《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，第216页。

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，说：“对世界三大宗教（耶稣教、回教、佛教），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，我们却没有知识，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，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。”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，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，已如凤毛麟角，谈耶稣教、回教的没有见过。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，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。”^①再以科学技术书为例。从各门自然科学、自然科学史，直到某些技术书籍，毛泽东也广泛涉猎，而对生命科学、天文学、物理学、土壤学最有兴趣。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，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做客，曾对他们说：“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，可惜，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。”

毛泽东常常说，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。一九五八年九月，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。有一天，在行进的列车中，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。张治中诧异地问他：“你也要钻研科技

^① 《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》（1963年12月30日）。见《毛泽东文集》第8卷，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，第353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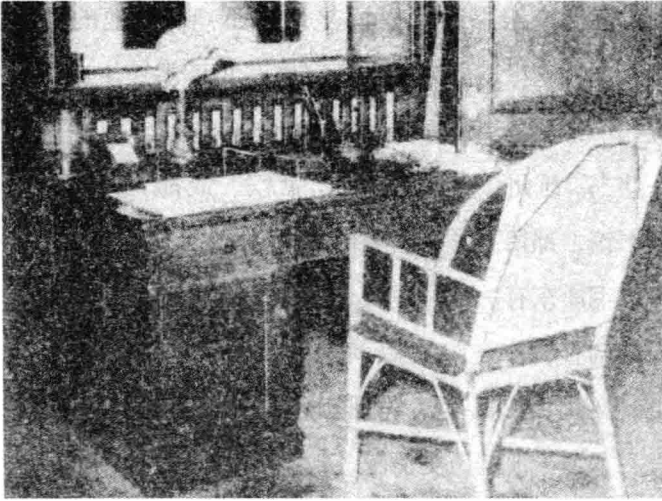
的书?”毛泽东说：“是呀，人的知识面要宽些。”^①毛泽东经常用这句话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，不论是做秘书工作的，做警卫工作的，还是做医护工作的。一九五七年他亲笔写信给他的秘书林克，要他“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，广收博览”。^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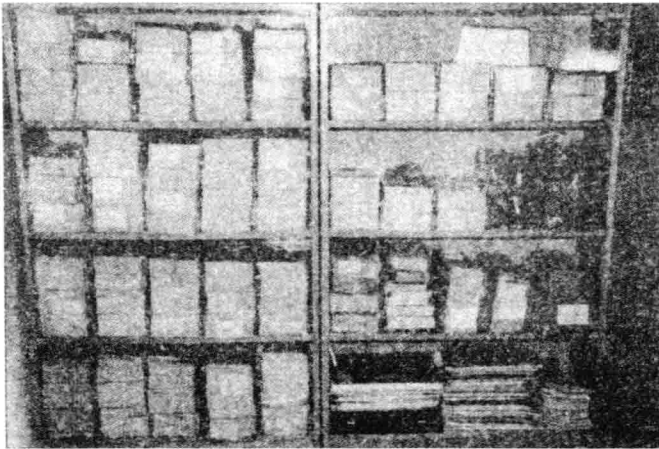
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小方桌

① 余湛邦：《张治中将军随同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》。见1983年12月17日《团结报》。

② 《毛泽东书信选集》。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，第490页。



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办公桌



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书柜

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。在他的卧室里，办公室里，游泳池休息室里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……都放着书。每次外出也带着书，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。杭州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、成都、庐山等地图书馆，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。

毛泽东有一个习惯，每到一个地方，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。一是向人做调查，询问当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；一是向书本做调查，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、地理沿革、文物掌故、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。

一九五八年三月，毛泽东首次到成都，主持中央工作会议。三月四日下午，一到这个蜀汉古都，立即要来《四川省志》、《蜀本纪》、《华阳国志》阅读。以后，又要来《都江堰水利述要》、《灌县志》等地方志书籍，还在书上批、划、圈、点。会议期间，他亲自挑选唐、宋两代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陆游等十五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四十七首，明代杨基、杨慎等十二人写的十八首，连同《华阳国志》，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。三月八日他曾借阅楹联书十余种，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，还有孙髯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达一百八十字的对联。毛泽东对这幅长联甚为赞赏，他能背诵如

流。清人梁章巨在《楹联丛话》中，认为此联“究未免冗长之讥也”，毛泽东颇不以为然。他在对此书的批语中写道：“从古未有，另创一格，此评不确。近人康有有为于西湖作一联，仿此联而较短，颇可喜。”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，工作之余，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、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。例如，他借阅过宋朝林逋（和靖）的诗文集，明朝于谦的文集、传记和有关的小说。林和靖，就是那个隐居西湖孤山，一生不做官，种梅养鹤，被人称为“梅妻鹤子”的诗人。于谦，爱国名将，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。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。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叶遐修，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二千多首，从中选出二百首，编成《西湖古诗集粹》，抄送毛泽东阅览。

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。或者探讨一个问题，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，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，以至看了一出戏，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，进一步研究和学习。一九五八年，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《回乡偶书》一诗（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），作为古代官吏

禁带家属的例证。毛泽东觉得不妥，为查明此事，不仅翻阅了《全唐诗话》等书，还特地查阅了《旧唐书·列传》的贺知章传，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。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，陈述自己的看法，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《旧唐书》。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，毛泽东与周培源、于光远谈哲学问题，在讲到地动说时，毛泽东说：“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，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，它照亮着别的地方。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‘太仪斡运，天回地游’。”^①这首诗叫《励志诗》。随后要我们找出载有这两篇诗词的书给他。辛弃疾在《木兰花慢》词中有这样两句：“可怜今夕月，向何处，去悠悠？是别有人间，那边才见，光影东头？”意思是说，从我们这里西边沉下去的月亮，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是不是另有一个人间，那里刚好见到月亮从东方升起呢？毛泽东认为，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。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，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，回到住所，就要我们给他找两本书：《无

^① 《关于人的认识问题》（1964年8月24日）。见《毛泽东文集》第8卷，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，第392页。